

1991/7

红楼梦学刊

九八七

3

HONG
LUMENGXU
AN

红楼梦学刊

一九八七年 第三辑

总第三十三辑

中国艺术研究院
红楼梦学刊编辑委员会 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红楼梦学刊》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王朝闻 冯其庸 李希凡
副主编： 邓庆佑
编辑委员： 马国权 王利器 王朝闻 邓庆佑*
 邓绍基 冯其庸 刘梦溪 刘世德
 朱 彤 孙 逊 吕启祥 李希凡·
 李厚基 启 功 吴世昌 吴组缃
 杨光汉 杨宪益 周汝昌 周绍良
 周 雷* 张毕来 张锦池 陈玉刚*
 陈毓黑 胡文彬* 郝延霖 陶建基
 郭预衡 蒋和森 曾扬华 蓝 翎
 蔡义江 端木蕻良 廖仲安

(编委姓名以笔画为序,姓名后加·号者为常务编委)

红楼梦学刊

一九八七年 第三辑

总第三十三辑

中国艺术研究院编
红楼梦学刊编辑委员会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5毫米1/32印张11字数265,000插页2

1987年8月北京第一版 1987年8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书号10228·286

定价1.95元

目 录

本刊编辑部扬州学术讨论会发言选登

- 红学无止境……………冯其庸 (1)
- 认真阅读作品,认真研究传统……………张俊 (5)
- 《红楼梦》研究中应提倡点“学究气”……………陈玉刚 (11)
- 红研之生机:历史感、观念化、文学化……………傅憎享 (13)
- 说不尽的《红楼梦》……………周中明 (17)
- 关于如何进一步发展红学的管见……………黄立新 (25)
- 关于红学现状与发展的刍议……………朱彤 (31)

花的精魂 诗的化身

- 林黛玉形象的文化蕴含和造型特色……………吕启祥 (41)

浅说“囫圇不解语”与“不解之中实可解”的

- 艺术内涵……………栾晟 (61)

现实主义图画的虚幻外壳

- 《红楼梦》浪漫主义艺术手法浅探……………刘宏彬 (69)

《红楼梦》与民族审美意识……………姜岱东 (85)

具有心理学意义的梦

- 曹雪芹心理学思想研究……………周广曾 (101)

《红楼梦》用实典与设譬寓探源

- 索流刍议……………龚鸿志 (115)

再谈《红楼梦》语言的省略艺术……………唐友忠 (129)

《红楼梦》的色彩意味初探……………魏继昭 (165)

从《红楼梦》写大观园看曹雪芹

的园林艺术思想……………梁敦睦 (171)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序……………冯其庸 (179)

论列宁格勒藏钞本《石头记》

的构成及年代……………季稚跃 (185)

关于“甲戌抄阅再评”之我见

——兼论几种早期抄本的构成及关系……………刘兆榕 (223)

清嘉庆年间的《红楼梦》审美批评……………王政 (237)

俞平伯和他的《红楼梦》研究……………邓庆佑 (275)

再论《红楼梦》对“传统写法”的打破

——奉复周中明老师……………吴柏樵 (295)

《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作者是杜芷芳吗?……………许德成 (322)

试从语言的个性化看《红楼梦》中

菊花诗是否“劣诗”……………杨富 (329)

关于曹家衰败的真实原因管见

——与黄进德同志商榷……………许尚安 (337)

敬告读者……………本刊编辑部 (178)

• 红注集锦 •

“女儿茶”小考……………舟子 (24)

关于“靡芜满手泣斜晖”的出处……………澹闻 (164)

• 红楼一角 •

关于“风流冤家”之我见……………刘恒 (29)

“怅然如有所失”解	尚友萍 (126)
-----------------	-------------

• 红学书窗 •

《红楼梦选粹》(李希凡选评)	陈 石 (16)
《红楼梦脂评校录》(朱一玄编)	光 之 (183)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冯其庸主编)	洪 妍 (236)
《八家评批红楼梦》(冯其庸纂校、陈其欣 助校)	丰 文 (222)

• 红学动态 •

本刊编辑部在扬州召开学术

讨论会	本刊记者 申文甫 (110)
红楼梦研究所在京举办讲习班	开 敏 (274)

• 红楼画廊 •

元妃省亲(玉雕)	阎文会作 陈 明摄
宁荣街(仿古建筑)	陈 明摄

Studies o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No 2 1986

Main Contents

- Excerpts from speeches at the yangzhou Symposium
Feng Qirong, Zhang Jun and others
- The inner culture and other characteristics in the
 portrayal of Daiyu.....Lu Qi xiang
- On the art of "incomprehensibility" and "comprehen-
 sibility".....Luan Cheng
- on the romanticism of the novel.....Liu Hongbing
- The novel and the Chinese aesthetic sense
Jiang Daidong
- A discussion on the topical allusions and metaphors
 in the novel.....Gong Hongzhi
- Preface to "Textual criticism on the Zhi-yan-zha:
 commentaries".....Feng Qirong
- On the date Of the Leningrad manuscript
Ji Zhiyao
- Aesthetic criticism of the novel during the Jiaqing
 Period Wang Zhen
- Professor Yu Pingbai and his study of the novel
Deng Qingyi
- Breaking the Past conventions.....Wu Poqiao
- Comments, Publication news and activities, illus-
 trations etc.

红学无止境

——在扬州红学座谈会上的发言

冯 其 庸

同志们，你们好：

前不久，《红楼梦学刊》编辑部在北京召开过座谈会，那次会议开得很好，但到会的主要是老一辈的红学家，为了更广泛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交流学术研究情况，我们决定再在南方开一次会，地点选择了扬州。因为扬州是一座文化历史名城，与曹雪芹和《红楼梦》又有一定的关系，交通也比较方便，特别是在这里还有几位老朋友可以给予帮助，所以我们决定在扬州召开这次会。

这次我们邀请的同志基本上都来了，十分感谢各位同志不远千里而来，我代表编辑部、代表全体编委向大家致以深切的谢意。

李希凡同志本来决定来的，后来因为有会，没有能来成，我代他向大家问候并致歉意。

我们今天的会，主要是邀请中年和介乎老年的红学家，因为上次会你们没有能参加。年纪大的在70岁以上的同志，我们没有敢请他们，因为现在交通、住宿等都很不便，怕老年人出门更加困难，所以我们没有邀请。

这次的会采取一种新的方法，开一个无题目的会，也就是说不规定论题的会。这样可以自由谈，各谈自己的见解、心得。当

然说无题,也仍然是有题的,题目就是《红楼梦》研究,这个总题目当然要有的,没有这个总题目,就没法谈了。

我认为红学发展的前途还是非常广阔的,前些时候,学术界有一种时髦的说法,就是“危机论”。什么都有“危机”,传统戏曲有危机,中国画有危机,传统文化有危机,甚至说传统文化是一种毒素,是一味毒药,我们都中了毒了,只有抛弃这些东西,否定这些东西,一切向西方学才是出路。这真是奇谈怪论,令人气愤!我曾写了一篇长文章进行论辩,我认为这种“危机论”“灭亡论”倒是真正的危机,如果让它泛滥,影响青年的话。

我认为红学研究正在向广泛和深入两方面发展,红学的形势是很好的。85年底我们到苏联去鉴定列宁格勒藏本。虽然时间短,但还是有了一个比较确切的看法。我代表小组作鉴定发言时,指出这个本子是脂本系统的抄本,其抄定年代是在乾末嘉初,而以嘉庆初年的可能性较大,我还肯定了苏联汉学家李福清、孟列夫对此本的发现和研究成果,指出这是对红学的贡献。苏联的朋友对此很满意,他们在吃饭时,对我开玩笑地说:“你是一个好人!”当翻译将这句话翻给我听时,我不禁哈哈大笑,在这样的气氛下,共同出版的协议很快就顺利地签订了,现在此书已由中华书局出版。此书出版后,国内外红学家和读者都很重视,纷纷写信来要求买书,日本的伊藤漱平教授还写了介绍此书的文章,法国的陈庆浩教授来信委托买书,国内学者询问的更多了,据知此书平装本一下就卖光了,现在正在加印。这一情况,只能说明红学正在向深处发展,因为只有深入研究才需要看各种不同的早期抄本。前不久,我还得到上海季稚跃同志来信,说列藏本79、80回已有分回的符号,其分回处正与庚辰本同。我翻查了列藏本,确是如此。季稚跃同志看书很细心,我请他写成文

章，以飨读者，借助讨论。还有在座的朱淡文同志，写了长篇文章研究《红楼梦》的成书过程。她过去发表的多篇考订曹雪芹家世的文章，提出了一系列的证据确实、分析入里的可靠的结论，把曹雪芹家世的研究引向深入。当然，还有不少同志在《红楼梦》的艺术、思想方面作了很深入细致的分析，对红学起了很好的推动和深化的作用。例如在座的张锦池同志、吕启祥同志和这次没有来的刘敬圻同志等都是在这方面有突出的贡献的。当然我只是顺便举一些例子，因此不可能把所有的人都举出来，目的是说明红学确在深入，不是虚声唬人。

另一方面，红学也在空前规模上大普及，这就是目前正在放映的电视剧《红楼梦》，这是红学界的一件大事，好事，决不能低毁它的积极影响。自有《红楼梦》以来，几时有过这样把全部《红楼梦》用电视的方式传达给广大观众？从来没有过。自有《红楼梦》以来几时有过连不识字的人也可看全本《红楼梦》？没有过。可现在这两件破天荒的大事都办到了，难道不是红学界的大事、好事吗？我说是大事、好事，是指事物的主流。至于这个片子还有不到之处，还不能尽如人意，这是自然的。万事起头难，好的起头更难。现在是应该实事求是地分析、评价这个片子，给予应有的肯定和鼓励，同时也指出它的不足之处的时候了。听说八十回以后的情节问题较多，褒贬很不一致，我还只看了开头的十四集，后面的部分等看后再说。

再有，目前胡文彬、周岭同志他们正在筹划拍摄一部大型的《曹雪芹与红楼梦》的文献纪录片。我过去出版过一部《曹雪芹家世·红楼梦文物图录》，深知这方面的重要意义。他们要我支持他们的工作，我当然全力支持，我希望这部片子能拍得更具有学术水平。

还有谢铁骊他们正在拍制电影《红楼梦》，集合了不少著名电影演员，听说刘晓庆演王熙凤，我对她很有信心，也希望这部片子能拍好，早日问世。这样看来，红学不是正在愈来愈热吗？这都是现实的问题，不是理想，更不是空想。所以我说红学正在向广阔和深入两方面发展，一点也不不是夸大其词，而是十分现实的。在哈尔滨国际红学会时，我曾写过一首诗，最后一句说红学要“再论一千年！”我们这样的估计，也只是说红学既经产生，就不会很短时间就完结。试看《诗经》、《楚辞》、《史记》、《杜诗》有那一种研究已经到头了？一种也没有到头。学无止境，红学也无止境。特别是我认为真正用马列主义研究《红楼梦》和曹雪芹，还只能说是刚刚开始，希望我们的红学家和红学爱好者们，能共同努力，对红学作出新的贡献。

我们这次的会，采取灵活的方式，上午开会，下午交流，还有几次调查参观。有的同志说过去有些学术讨论会，搞得太死，开成了学习班，紧张得很，因此也无从容的时间去思考，问题也不能深入。同行、老朋友见面也无时间交谈，实际上从长远看，不利于学问的深入。我感到这个意见很有道理，所以这次决心不把会议开成学习班！

我再次代表编辑部，代表全体编委，向到会的朋友致谢，也向扬州市委曹书记、向给予我们大力协助的扬州国际旅行社的杨礼莘副经理、向扬州市外事办的朱家华科长、向西园宾馆的丁经理和工作人员表示深切的谢意。

1987年3月22日

认真阅读作品,认真研究传统

张 俊

从七九年以来,我曾多次讲授“红楼梦研究”选修课。在听课过程中,同学们经常提出“红学研究怎样才能进一步深入和突破”的问题。我总觉得,这个问题,颇为复杂,见仁见智,三言两语说不清楚。《红楼梦学刊》编辑部召开这次学术讨论会,专题研讨这个问题,是很有意义的。根据我对《红楼梦》教学和研究的心得,我认为,红学研究要持续发展,还需要踏踏实实在“基本功”上花点力气。具体地说,就是一要认真阅读作品,二要认真研究传统。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红学研究建立在坚实深稳的基础上。记得周汝昌先生说过:红学发展方向,就是对曹雪芹《红楼梦》原著认识理解的过程。这是有一定道理的。现在,结合具体事例,讲讲我的意见。

先说认真阅读作品的问题。

我不否认,红学研究,也面临一个方法论的更新问题。但我始终认为,方法本身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手段。我们无论用哪一种方法从事红学研究,都必须落实到对作品更深入的理解和开拓上。试想,如果对作品不求甚解,方法再新,也只是空中楼阁。人们都说,《红楼梦》是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既然如此,研究者也应该有点百科知识,做点扎扎实实的基础工作。依我的体会,这大致包括如下内容。

一是要注意作品中词语的来龙去脉和语义的发展变化。红楼的词语非常丰富,有些词语,只有求本溯源,才能更准确地理

解它的深刻含义,否则,便有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比如第57回有“老健春寒秋后热”一条俗语,意思是说,老年人的健康,春天的寒冷,秋后的热天,都是短暂的,不能保持长久。这一俗语,出自何处呢?原来出于宋代太平老人的《袖中锦》一书:“世间四事不可久恃:春寒、秋热、老健、君宠。”这个太平老人是何许人?我没有详细考证,大概如同红楼中“智通寺”的老僧,也是个“翻过筋斗来的”。这个俗语,或者正是他生活经验的概括。知道了它的来源,虽不能说对认识红楼的思想意义有多大作用,起码可以增加点知识性和趣味性。还有,第102回有“女墙”一词,通常指“城墙上的矮墙”,这在《释名》中说的很清楚。但在小说中,则指园圃中的“小墙”,词义有了变化。清人李渔《闲情偶记》卷九有“女墙”一条,就说明“近时园圃”中所筑之“小墙”,“皆可名为女墙”。不了解词义的这一变化,就难免出差错。最近偶然读到一本诗选,书中选了清初人丁澎的一首《见燕》诗,首联说:“杏叶新阴拂女墙,风吹小燕过池塘。”细玩诗意,所谓“女墙”,显然指的是园圃中的小墙,选编者却注为“城墙上的矮墙”,并引唐诗人刘禹锡《石头城》诗“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为证。这里,如解释说刘诗中的“女墙”为“城墙上的矮墙”,无疑是对的;但用来注释丁诗中的“女墙”,则显然是错了。当然,这方面涉及的问题太多了,要想把书中的名物故实一一指实,句句求源,也确实不易。比如第78回《芙蓉诔》中,有“梳化龙飞”一典,或以为用的是晋代陶侃的故事。据南朝刘敬叔《异苑》记载说:陶侃尝钓于钓矶山水中,得一织梭,还挂壁上,有顷雷雨,梭化龙而去。但这里明明说的是“梭化龙飞”,并非“梳化龙飞”。我查考各种版本的《晋书·陶侃传》,也均作“梭”。后来,看到王佩诤先生校注的《龚自珍全集·奴史问答》一文,他在“能使

梭化龙而雷飞”一句下加注说：“按《晋书·陶侃传》：‘网得一梳（梭）悬壁化龙而去。借‘梳’作‘梭’。”体会王注的口气，似乎他所见的《晋书》本作“梳”。但这是一种什么本子，因王先生已故去，就不得而知了。由此可知，辩证一个典故或一条成语，也是需要花点工夫的。

二是要了解小说中所涉及的朝章国典和生活风尚。我们知道，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时，用的是“假语村言”，故意隐去了故事发生的“朝代年纪”、“地舆邦国”。这给我们阅读这部小说留下许多障碍。因此，我认为，了解红楼特殊的表现手法，“按迹循踪”，作点钩隐稽实的工作，是完全必要的。只要有助于对小说的理解和掌握，不仅考证，就是索隐，也可以采用。不要因噎废食，一说考证，就是繁琐哲学。可以设想，如果我们对红楼中所反映的生活风俗、礼仪制度、文化娱乐、饮食游宴等等，都搞不清楚，一知半解，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又如何能确切理解作者的思想、认识作品的价值呢？比如第13回写可卿临死之际，魂托凤姐两件后事，其中之一是要多置“祭祀产业”。本来，广置祭产，前代已有，不足为奇，但到了清代，此风尤盛。清初张履祥在其《训子语》中，就告诫他的子弟要“节省繁冗，用广祭产”，这样“非惟可以上慰祖宗之心，即下及子孙，可以永久不替”。后来，方苞在《己亥四月示道希兄弟》中、钱泳在《履园丛话》中、冯桂芬在《吴氏祭田记》中，都讲过这个问题。钱泳还记载说：毕秋帆购得朱长文乐圃，死后，有旨抄其家产，“园已造为家庙，例不入官，一家眷属，尽居圃中”。红楼所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代这一社会现象，并非泛泛而言。再比如，第49回写薛宝琴身披“凫靥裘”，立在雪地里，白雪、红梅、翠裘，相互映衬，分外娇艳。这件“凫靥裘”，也非等闲之物。清人秦福亭《闻见辨香录》丁集有“鸭

头裘”一条,说明这种衣裘“翠光闪烁,艳丽异常,达官多为马褂,于马上衣之,遇雨不濡,但不暖,外耀而已”。了解了这一衣饰所反映的社会习俗,对我们认识《红楼梦》的思想意义,是会有些帮助的。这些地方,看似细微末节,一般读者也许不去注意,而研究者则不能不加深究。

三要注意弄通语法关系。或许以为这是个无伤大雅的问题,不屑一谈。其实不然。有时对语法关系的不同看法,也会影响到对作品的理解。红楼中这样的句子并不少。比如最后一回,空空道人说过这样两句话:“或者尘梦劳人,聊倩鸟呼归去。”其中“尘梦劳人”一句,就既有词义问题,也有语法问题。有的注本把“尘劳”当作一个词,注释说:“尘劳,佛家语,烦恼之异名。”不错,“尘劳”可以解释为“烦恼”,见《楞严疏》;但在这句话中,却把语法关系弄错了。我以为,从语法上讲,“尘劳梦”是一个词,指人世的梦幻。唐代诗人曹唐《仙子洞中有怀刘阮》诗说:“不将清瑟理霓裳,尘梦那知鹤梦长。”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也可以引申指人世的追求。在这句子中充当主语。“劳”是烦恼、劳怨的意思;这里作动词,是谓语。这样理解,也许和全书所流露出的梦幻思想情绪,更贴合一些。

再说认真研究传统的问题。

陆游在其《示子遫》诗中说:“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我认为,要深入认识《红楼梦》的社会价值和美学价值,除精读原著外,还应该“在书外”下点工夫,就是说,还要认真研究一下中国的民族传统文化传统。回顾红学史,可以看出,早在脂砚斋就已注意到《红楼梦》同前代文学传统的关系。在脂批中,有160余条评语涉及到这个问题。这些意见,尽管还比较零碎,不够系统,但却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线索。新红学兴起后,俞平伯先生于

1922年写了《唐六如与林黛玉》一文，指出曹雪芹塑造林黛玉，是“有所本的”，红楼“不是劈空而来的奇书”。到了五十年代，俞先生又在其《读红楼梦随笔》中明确提出“《红楼梦》的传统性”的命题，认为红楼是一部“集合古来小说的大成”，同时又继承了《左传》、《史记》、《庄子》、《离骚》等“更远的文学传统”的创作。文革时期，红学研究误入歧途，自然谈不上对红楼传统性的研究。近年来，这个问题才被重新提出来，陆续发表了一些主张从民族文化传统的角度研究红楼的文章，如杜景华等的《红楼梦与民族传统》、魏同贤的《论红楼梦对传统文学的继承》、刘梦溪的《红楼梦与民族文化传统》等。同时，一批运用比较研究法，具体论述《红楼梦》同其他文学作品关系的文章也涌现出来。论及的古代小说戏曲，达20余种。成绩是可观的。

但是，对《红楼梦》传统性的研究，并没有到了尽头，还大有用武之地。最近冯其庸先生在他的《红学随想》中说：“尤其应该充分认识到的是，《红楼梦》这部书它涉及我们的文化历史传统太深太广。我们即使仅仅从文学的角度、美学的角度来探讨它，也是难以穷尽的。”这个判断，符合实际。综观近年来发表的有关论述红楼传统性的文章，我们会发现，这方面还有许多课题，值得探讨；还有不少空白，需要填补。比如，如上所述，把《红楼梦》同别种小说一部一部比较研究的文章是不少，但整体的、综合的论证红楼是如何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小说优秀传统文化的文章则不多。还有，对红楼继承了那些文学遗产的一面比较注意，而对它是怎样继承了这些文学遗产的一面，则阐发得不多。再扩而大之，不仅限于文学，整个中国文化历史传统是如何培育了曹雪芹这个伟大作家的，怎样才能把隐藏于《红楼梦》中的中国文化特质，如心理结构、民族意识等，钩稽出来、发掘出来，并从理

论上论析清楚,这更是红学研究中需要加强的一个课题。可以举两个小例子,作点说明。

比如研究《红楼梦》的创作意图,就不妨从中国文学传统的“郁结”说的角度,进行探讨。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首先提出了这种主张。《史记》便是一部“舒愤”的“谤书”。其后,桓谭的《新论》、钟嵘的《诗品》、韩愈的《荆潭唱和诗序》、欧阳修的《梅圣俞诗集序》、唐寅的《与文征明书》、李贽的《忠义水浒传序》等继承和发挥了这一主张。同前代的一些伟大作家一样,曹雪芹也经历了人世间的种种磨难,饱尝了生活的酸辛和苦痛。《红楼梦》正寄托着他对人生世事的无限情思和无限悲愤。因此,脂砚斋说《红楼梦》是作者“滴泪”“研血”而成的,是借“风月波澜”“以泄胸中悒郁”的书。从《离骚》到《红楼梦》,这里面有些什么创作规律,表现了我们民族什么样的美感心理,都是需要认真考虑的。

再比如说,大家承认,《红楼梦》的语言风格有一种平淡美,而平淡之中,又包含着浓郁的诗意。“淡极始知花更艳”,“淡”与“艳”达到高度的统一。这种风格,也非“平地楼台”,而带有一种历史特征和时代色彩。在宋代,就有一些作家如梅尧臣、王安石、苏东坡等在追求或推许一种平淡的语言风格。梅尧臣说:“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葛立方认为“欲造平淡,当自绚丽中来;落其华芬,然后可造平淡之境。”到了清代,仍有不少作家在追求这种风格。如王炜评曹贞吉词说:“绚烂极而平淡生,不事雕镂,俱成妙语。”杨际昌批评毛奇龄时说他:“绚烂有余,但未归平淡耳。”直至晚清,吴汝纶还在用这个标准去评价方苞和刘大槐的散文创作。可见,有清一代,把语言的平淡美,当作诗文批评的一个重要标准。曹雪芹语言风格的形成,同这种历史的传统和时代的风气,很难说没有一点关系。